

●讀書篇

【小序】

世上的書可以大別為兩種：一種是可讀之書；另一種是不可讀之書。什麼是可讀之書？就是讀之有益，至少不能有害的書。什麼又是不可讀之書？就是讀之無益，甚且有害的書。圃翁在談到珍惜幼年讀書時光時說：從八歲到二十歲中間，歲月不多，要「擇典雅醇正，理純詞裕，可歷二三十年無弊」的時文來讀；不可以拿這一段「珠玉難換」的寶貴光陰，讀那些像「朝華夕落，淺陋無識，詭僻失體，取悅一時」的「無益之文」。前者近於「可讀」之書；而後者便屬「不可讀」之列。

可讀之書中，又可略分為該讀的書，與想讀的書兩種。該讀的書是人生的責任，非讀不可；想讀的書則是人生的權益，不享可惜。該讀的書不見得都不想讀，但多半不是很想讀；想讀的書不見得都不該讀，但多半不怎麼該讀。譬如學生時代該讀的書，應當大部分是與學科課業有關的課本筆記參考書等；而這些書，有哪個學生是心甘情願的真想讀？如果不是因為背負著老師的要求，父母的期許和考試的逼迫，誰還不都是寧願去讀那些——像小說故事等，比較有趣，但顯然不是當學生時「很該讀」的書？

學生時代，年紀還小，沒有足夠的基礎學識去挑可讀之書；即便能夠勉強挑書，也絕沒有足夠的能力，可以憑一己之力來讀。所以必須仰仗師長前賢，從可讀之書中，挑出尤為重要者，集中編輯成書，逐節分章講授。這便是教科書之所以成為學生該讀之書的原由。學生該讀教科書，除了因為它授與學生應付人生的必備知能之外，更重要的是，它也同時是學生應付眼前的升學，和日後就業所須考試的資料。教科書該讀的重量，於此更加幾分。

古代的學生，所學的科目沒有我們今天多，但所受的考試壓力，較之今日卻不曾稍減。所謂「十年寒窗無人問」可證。他們修業考試的年限長短，容或與我們不同，但準備考試的方法並無二致；尤其國文一科，更有不少足資我們借鏡的地方。例如：讀書的環境要窗明几淨，讀書的心情要神寧氣靜，讀書的要訣是把握重點，讀書的方法是：讀書之前要選、讀書之時要透、讀書之後要溫；至於作文的方法是：作文要多，臨文要熟，寫文要工。這些內容在本篇各目之下，都有詳盡的說明。

兵法上有云，生活條件與戰鬥條件一致者勝；我們也可以說，如果該讀的書就是想讀的書，則讀書的效果最佳。人生是由許多階段匯集而成的，每個階段都不免有該負的責任；讀書亦然。某個階段裡，當該讀的書不全然是想讀的書時，我們仍應先思：我盡到責任了沒有？然後再考慮是否享受那一階段的權益，好好的讀一些想讀的書。

溫經書

【原文之一】

讀書固所以取科名、繼家聲（1），然亦使人敬重。今見貧賤之士，果胸中淹博（2），筆下氤氲（3），則自然進退安雅，言談有味。即使迂腐不通方（4），亦可以教學授徒，為人師表。至舉業（5）乃朝廷取士之具，三年開場大比（6），專視此為優劣。人若舉業高華秀美，則人不敢輕視。每見仕宦顯赫之家，其老者或退或故，而其家索然（7）者，其後無讀書之人也；其家鬱然者（8），其後有讀書之人也。山有猛獸，則藜藿（9）為之不採；家有子弟，則強暴為之改容。豈止掇青紫（10）、榮宗祊（11）而已哉？予嘗有言曰：「讀書者不賤」，不專為場屋（12）進退而言也。

【註解】

- （1）取科名、繼家聲：求取科舉功名，繼承家世聲譽。
- （2）淹博：猶淵博；見多識廣之意。
- （3）氤氲：音「因暈」；氣盛的樣子。
- （4）迂腐不通方：拘泥鄙陋而不知變通。方，法術、技藝。
- （5）舉業：科舉時代應試的文字。
- （6）大比：科舉時代稱呼各省的鄉試為大比。
- （7）索然：完盡的樣子。
- （8）鬱然：興盛的樣子。
- （9）藜藿：音「離或」；賤菜，布衣之所食。藜，像蓬一類的草；藿，豆葉。
- （10）掇青紫：取得高位貴官。掇：音「奪」；拾取。青紫，指高位貴官。漢制：公侯印綬紫色；九卿青色。
- （11）榮宗祊：榮耀祖先宗廟，即光宗耀祖之意。宗祊，宗廟。祊：音「崩」；廟門。
- （12）場屋：科舉時代士子應試的場所；亦稱科場。

【講評】

圍翁說，讀書的主要目的，固然是為了應付考試、求取功名。但是應付考試、求取功名，應該不是讀書的唯一目的。有人認定「取科名、繼家聲」，是讀書的唯一目的，那是錯誤的，窄化了讀書的功能，並且扭曲了讀書的真正意義。圍翁說，貧窮低下的讀書人，如果能夠達到學識淵博，下筆行文言之有物，那麼他的行為舉止，便自然能夠進退有節，有如君子一般的安於正道，說起話來，也都富含深意趣味。可見讀了書，不但充實了個人的器識，同時也能改變人的氣質，修養人的品格，功用真是大矣哉。三國吳的呂蒙，本是一個不讀不學的粗人，在孫權罵了他一頓之後始發憤讀書，沒多久，魯肅找他議事，便好幾次幾乎說不過他，令魯肅不得不刮目相看，讚他：「非復吳下阿蒙」。這是讀書效用的具體呈現。

科舉時代的末期，有許多讀書人認不清這一點，紛紛陷在「取科名、繼家聲，掇青紫、榮宗祊」的迷惘裡，不可自拔。清代吳敬梓的諷刺小說《儒林外史》中，對這種學子熱中功名的醜態，有很生動入微的具體刻劃，發人深省。清鄭燮在〈寄弟墨書〉裡，也曾經對這些人提出過批評。他說：「今（讀書人）則不然，一捧書本，便想

中舉人，中進士，作官如何攫取金錢，造大房屋，置多田產。起手便錯走了路頭，後來越作越壞，總沒有個好結果。」這一段話說得遠了，但總可以看得出來，像這樣的讀書人是得不到任何敬重的。

讀書人之所以能得到他人的敬重，除了他們具有令「強暴為之改容」的潛在可能之外，更重要的應該是他們能「入則孝，出則弟。守先待後」，若應舉中式，「得志，澤加於民」；而不管及第與否，「不得志，修身見於世」。圃翁說，這種讀書人，即使不能適應官場的起落漂泊的生活，至少還可以作一個傳道授業解惑的老師，為培育優秀的下一代奉獻心力。這還不值得敬重嗎？圃翁說：「讀書者不賤。」從品格修養的角度上來看，這句話的意義更見真切。

【原文之二】

《論語》文字，如化工肖物（1），簡古渾淪（2）而盡事情，平易含蘊（3）而不費辭（4），于《尚書》、《毛詩》（5）之外，別為一種；《大學》、《中庸》之文，極閎闊精微（6）而包羅萬有；《孟子》則雄奇跌宕（7），變幻洋溢。秦漢以來，無有能此四種文字者。特以儒生習讀而不察，遂不知其章法字法（8）之妙也，當細心玩味（9）之。

【註解】

（1）化工肖物：天功造化出自然萬物。化工，猶言天功。

（2）簡古渾淪：簡潔古雅，渾然一體。渾淪，不分明。

（3）平易含蘊：文字簡單，內容卻非常豐富。

（4）費辭：多說無用之言；即「辭費」。

（5）毛詩：《詩經》毛傳。《詩經》，是我國最早的詩歌總集，網羅春秋中葉以前五、六百年間（約自民國前二千五百年至三千年左右）之作品，凡三百一十篇。內含十五國風，大、小二雅，及周、魯、商三頌。除極少數列有作者姓名以外，其他均無作者。此三百多篇，孔子以前已流傳於魯國，經孔子重編後，遂為定本。秦火之後，漢代傳詩者有魯、齊、韓、毛四家。毛傳，為西漢毛亨所作。

（6）閎闊精微：廣大精深。

（7）雄奇跌宕：雄偉奇特，放逸不羈。宕，音「蕩」。

（8）章法字法：作詩文時，按抒情達理要求，依據體裁，安排全篇章節所遵循的法則，叫章法；寫好文章字句的方法，叫字法。

（9）玩味：尋繹其中深趣。玩，音「萬」。

【講評】

《論語》是用語錄體寫的一部最早、也是最可靠的儒家經典。書中記錄孔子和他周圍人物的言論和行動。撰寫的人不止一個，因此全書的筆法頗不一致；但思想卻一脈貫通。圃翁說它的文字，有如天功造化出萬物般的自然，言語簡潔，意義卻非常深遠，還能曲盡事情的妙處。它跟中國散文韻文的兩個老祖宗一樣，都具有文儉語樸的特色，卻又不同於《書》的艱奧詰屈，也沒有《詩》六義繁複的內容和作法，所以圃翁稱它「別為一種」。《大學》是「古之太學所以教人之法」，其教學內容為窮理、正心、修己、治人之道；《中庸》為孔門傳自堯舜禹湯文武周公道統的心法。圃翁稱它們

廣大精深，包羅萬有。清劉開在《讀詩說下》也說：「《中庸》言理之無聲無臭，其義精且密矣。」《孟子》七篇，是孟子和他的學生萬章等人共同寫定的。書中記錄了孟子和當時一些人的爭辯，以及他平時的言論，也近似語錄體，但比起《論語》要詳贍許多。圍翁讚它雄偉奇特、放逸不羈，充滿了活潑多樣、變化生動的美感。

《大學》、《中庸》、《論語》、《孟子》，今稱「四書」，亦名「四子書」。大學、中庸本是《禮記》裡的兩篇，後人將之抽出分別刊行。清毛奇齡《大學證文》裡說，從《禮記》取出這兩篇，配合《論語》、《孟子》成為四本書，是西漢以後的事。到了宋朝，朱熹將它們合併成為一本，加上註解，並取名為《四書》，還定它們的順序為大學、論語、孟子、中庸。元仁宗皇慶二年科舉考試，首度規定以本書的解義為第一。從此這四本書，便成了讀書人趕赴考場前的親密戰友，彼此相依相偎，直到「金榜題名時」。

朱註的《四書》，歷代朝廷都定為官書，是科舉考試的標準本，有點類似我們今天的教科書。本來教科書所選錄的作品，也都是歷朝各代的佳作名篇。可惜的是，由於教科書常常是學生「不想讀」，而卻「該讀」的書，因而常常被有心無意的忽略了，得不到其中原有的效益。圍翁說，從秦漢以來，沒有能同時專精這四種文體的，正是這種「福中不知福」的偏差心態在作祟。因此他特別提醒我們：切莫因為是平常熟習了的，就不屑再深入去探討研究；反而應該更仔細去尋繹其中的深趣，以免造成與前人相同的遺憾。

【原文之三】

凡讀書，二十歲以前所讀之書，與二十歲以後所讀之書迥異。少年知識未開，天真純固，所讀者雖久不溫習，偶爾提起，尚可數行成誦。若壯年所讀，經月則忘，必不能持久。故六經秦漢之文，詞語古奧（1），必須幼年讀。長壯後雖倍蓰（2）其功，終屬影響（3）。自八歲至二十歲中間，歲月無多，安可荒棄，或讀不急之書？此時，時文（4）固不可不讀，亦須擇典雅醇正，理純詞裕，可歷二三十年無弊者讀之。若朝華夕落，淺陋無識，詭僻（5）失體，取悅一時者，安可以珠玉難換之歲月，而讀此無益之文；何如誦得左、國（6）一兩篇，及東西漢典貴華腴（7）之文數篇，為終身受用之寶乎？

且更可異者：幼齡入學之時，其父師必令其讀《詩》、《書》、《易》、《左傳》、《禮記》（8）、兩漢、八家文（9）；及十八九，作制義應科舉時，便束之高閣，全不溫習。此何異衣中之珠，不知採取，而向塗人（10）乞漿（11）乎？且幼年之所以讀經書，本為壯年擴充才智，驅駕古人，使不寒儉，如蓄錢待用者然。乃不知尋味其義蘊，而弁髦（12）棄之，豈不大相刺謬（13）乎？

我願汝曹將平昔已讀經書，視之如拱璧（14），一月之內，必加溫習。古人之書安可盡讀？但我所已讀者，決不可輕棄：得尺則尺，得寸則寸；毋貪多，毋貪名；但讀得一篇，必求可以背誦，然後思通其義蘊，而運用之於手腕之下。如此，則才氣自然發越（15）。若曾讀此書，而全不能舉其詞，謂之畫餅充饑；能舉其詞而不能運用，謂之食物不化。二者其去枵腹（16）無異。汝輩於此，極宜猛省。

【註解】

(1) 古奧：古雅奧博。

(2) 倍蓰：一倍至五倍。蓰，音「喜」。

(3) 影響：不實際。

(4) 時文：應試的文字，相對於古文而言；在清朝為八股文。

(5) 詭僻：奇特荒僻。

(6) 左、國：即《左傳》與《國語》。《左傳》，原名《春秋左氏傳》，亦名《左氏春秋》，相傳為春秋魯太史左丘明所撰，內容以記春秋的史事為主，起於魯隱公元年（西元前七二二年），止於魯哀公二十七年（西元前四六八年），凡歷十二公，二百五十五年。《國語》，為國別史之祖，內有周、魯、齊、晉、鄭、楚、吳、越八語，分記春秋八國之事，共二十一卷，所記之事略合於《左傳》之時，而不合於《春秋》；文字古樸，類似《左傳》，故司馬遷以為左丘明所作。有人稱《左傳》為《春秋》內傳，《國語》為《春秋》外傳。

(7) 華腴：豐美有光彩。腴，音「魚」。

(8) 禮記：亦稱《小戴記》，四十九篇，漢戴聖所傳；本為解《禮》經的書，今為十三經之一。

(9) 八家文：指唐韓愈、柳宗元，宋歐陽修、王安石、曾鞏、蘇洵、蘇軾、蘇轍共八大名家所寫的古文。

(10) 塗人：路人。

(11) 乞漿：要水。

(12) 弁髦：音「變毛」；比喻無用的東西。弁，古時緇布冠。髦，小孩披於額前之髮。

(13) 刺繆：乖戾謬誤。刺，音「臘」。

(14) 拱璧：大玉。拱，兩手合圍。

(15) 發越：播散。

(16) 枵腹：飢餓腹中空虛。枵，音「消」。

【講評】

二十歲是人生發展階段一個很自然的分野。在古代，二十歲的人稱作「弱冠」，要行冠禮；到今天，二十歲的人才算作「成人」，才能享受像投票等公民的權利。二十歲以前，心意天真、思慮單純、情緒安定，還沒有太多外物的糾纏和俗事的干擾，所以讀書的效率特高特快。凡讀過背熟的，雖經歷很久不曾溫習，偶然提起，還是可以琅琅上口，背出幾段。二十歲以後，一方面是操慮太多、俗務繁忙，能夠靜心定氣的環境較差；一方面也是由於壓力太重、心有旁騖，以致所讀的書，未幾而忘，無法久留。

所以，二十歲前後所讀的書，應該有所區別。二十歲以前，記憶力強韌，應該多讀像六經、先秦兩漢時代那種詞語古奧的文章，即使並不太瞭解其中的意義也不打緊。因為這個時候讀書，主要的目的在儲存資料，以便日後發展才智、應付考試之用；有如儲蓄錢財一般，日積月累之後，急需用度的時候就不用愁了。二十歲以後，正是參加科舉考試的年齡，這個時候所讀的書，自然要偏重在與考試有關的項目，就

是四書和時文。跟六經秦漢古文比起來，這些課程當然比較淺顯易懂，所以讀的方法也就不只是要求背誦，還得講求理解和應用才行。在八歲到二十歲之間，雖然並不直接面對考試的威脅，但是應付考試的時文，也應該加緊準備。由於時間緊湊，所以不應該隨便浪費。要選擇文字典雅、思想純正、說理通暢、辭彙豐富一類的來讀；不可以讀那些嘻笑怒罵、譁眾取寵、淺薄無知、奇特詭僻的東西。語云：「取法乎上，僅得乎中。」選擇學習模擬的對象時，豈能不特加謹慎注意呢？

前在本篇「小序」中有言，可讀的書分該讀的與想讀的兩種；而該讀的書又可區分為應考所需，與人生所需兩類。今為應考所需而該讀者為教科書一類，古則為應舉書，也就是《四書》時文這一些。至於《詩》、《書》、《易》、《左傳》、《國語》、《禮記》、兩漢、八家古文，是古代士子為增進生活、創造生命、繼往開來、擴充才智等人生需要而該讀的書。古代的士子有這一類的該讀之書，我們現代的讀書人，是否也應該有呢？

二十歲以前讀該讀的書，其目的便是要用，或應考，或應世。要用就必須「有」。所以讀書的重要方法之一是溫習：把讀過的書，日積月累的存起來，久而久之，學識自然多，可用的材料也多，寫起東西來，自然能夠左右逢源。溫習的主要方法為背誦，只有讀得滾瓜爛熟，才能徹底明瞭文章的組成形式與內容意蘊。唯有這樣的讀法，讀過的東西才能完全歸你所有，也才能夠供你任意使用。古代應舉的讀法，不全然適用於今日；但對文史寫作而言，仍深具參考的價值。

習詩文

【原文之一】

圍翁曰：唐詩如緞如錦，質厚而體重，文麗而絲密（1），溫醇爾雅（2），朝堂（3）之所服也；宋詩如紗如葛，輕疏纖朗（4），便娟（5）適體，田野之所服也。中年作詩，斷當（6）宗唐律；若老年吟詠，適意闌入（7）於宋，勢所必至。立意學宋，將來益流（8）而不可返矣。五律斷無（9）勝於唐人者，如：王、孟（10）五言兩句，便成一幅畫；今試作五字，其寫難言之景，盡難狀之情，高妙自然，起結超遠，能如唐人否？蘇詩（11）五律不多見；陸詩（12）五律大率（13）非其所長。參唐宋人氣味，當於五律見之。

【註解】

- （1）文麗而絲密：紋彩美麗細緻。絲，細紋。
- （2）溫醇爾雅：溫和純良，言近義正。爾，通「邇」，近；雅，正。
- （3）朝堂：本為古代君王及官吏辦公處所；今指正式的場合。
- （4）輕疏纖朗：輕薄寬鬆纖細明亮。
- （5）便娟：美好的樣子。便，音「駢」。
- （6）斷當：一定要。
- （7）闌入：以他種事物相羈雜。
- （8）益流：更無節制。流，無節制。

(9) 斷無：絕對沒有。

(10) 王、孟：即王維與孟浩然。王維，字摩詰，唐太原祁（今山西省祁縣）人，以詩名盛於開元、天寶間。維詩格高妙，五七言古風律體絕句，靡不超臻上乘，書畫亦各臻其妙，蘇軾稱他「詩中有畫，畫中有詩」。孟浩然，（一作名浩，字浩然），唐襄州襄陽（今湖北省襄陽縣）人，隱居鹿門山，以詩自適。浩然之詩，五言為勝，尤以短篇為佳。其詩風格明朗，語言清澈，與王維同為盛唐時期自然詩派的健將。

(11) 蘇詩：即蘇軾的詩。蘇軾，字子瞻，別號東坡居士，宋眉州眉山（今四川省眉山縣）人。軾才氣縱橫，不可遏抑，古文之策議論辨，皆所擅長。其詩、詞、書、畫，亦冠絕一時。

(12) 陸詩：即陸游的詩。陸游，字務觀，宋越州山陰（今浙江省紹興縣）人。仕途多蹇，每以言語見廢。又不拘禮法，自號放翁。其詩、文、詞俱工，尤長於詩，為南渡後大家之一。

(13) 大率：大概。率，大抵。

【講評】

二十歲以前，正是求學時代的黃金階段，所讀的書自是以「該讀」的書為主；在今天指的是教科書，在古代則是指的《四書》及時文。除此之外，必不可能有太多時間可以荒棄，或花在「不急」的書上。等到二十歲以後，或考試中第，或已功成名就，則自然漸漸將讀書的目光，轉移到「想讀」的書上。但是，古書浩如煙海，「安可以盡讀」？不能盡讀，則宜選取哪些來讀，俾讀後可以盡興，又能於學識上有所增進，於品德上有所發展？在這一方面，圍翁給我們的初步建議是讀詩；進一步建議則是讀唐詩與宋詩。

圍翁說，唐詩的語言溫和純良典雅而準確，內在質地有如織錦綢緞般的高貴華美，外部的紋彩豐富美麗而細緻，整體而言，質感厚、分量重，有如大臣上朝時穿著的禮服那般豪華隆重。相較之下，宋詩就顯得清新淡雅而樸素，有如田野村夫日常隨意所穿的輕紗夏布，給人的感覺就是輕鬆稀薄、合身而舒適。中年學習作詩，一定要從唐詩學起，學習它那種端莊嚴密的態度，富麗堂皇的風格，和濃醇甜美的味道；如果是老年學詩，則不妨隨意進入宋詩飄灑閒逸，放浪不拘的俗境。如果一開始就走入宋詩的閒散世界，再想回到唐詩的嚴謹規律，恐怕就不太可能了。

唐詩之中，又以五言律詩為最佳。像王維和孟浩然的五言詩，只要兩句，呈現的便是一幅極其優美的圖畫，並且蘊含了豐富的情感，生動自然，極佳極妙。到了宋朝，大詩家如東坡、陸游，雖也有大量的詩作，但是就五言律詩而言，不是作得少，便是作得不好，都不能與唐詩相抗衡。所以圍翁說，若想瞭解唐宋詩人的志趣，比較他們詩作的差異，就非得從五言律詩上去驗證發現不可了。

【原文之二】

圍翁曰：人往往於古人片紙隻字，珍如拱璧；其好之者，索價千金。觀其落筆神彩，洵（1）可寶矣。然自予觀之，此特一時筆墨之趣所寄耳。

若古人終身精神識見，盡在其文集中，乃其嘔心劇肺（2）而出之者。如白香山

(3)、蘇長公(4)之詩數千首，陸放翁之詩八十五卷。其人自少至老，仕宦之所歷，遊跡之所至，悲喜之情，怫愉(5)之色，以至言貌警歛(6)，飲食起居，交遊酬錯(7)，無一不寓其中。較之偶爾落筆，其可寶不且(8)萬倍哉？予怪世人，於古人詩文集不知愛，而寶其片紙隻字，為大惑也。

予昔在龍眠(9)，苦於無客為伴。日則步屨(10)於空潭碧澗，長松茂竹之側；夕則掩關(11)讀蘇、陸詩。以二鼓為度，燒燭焚香煮茶，延兩君子於坐，與之相對，如見其容貌鬚眉然。詩云：「架頭蘇、陸有遺書，特地攜來共索居(12)；日與兩君同臥起，人間何客得勝渠(13)？」良非解嘲(14)語也。

【註解】

(1) 洵：實在、真的。

(2) 嘔心劇肺：極言其苦思力索之意。劇：音「貴」；傷。

(3) 白香山：白居易，字樂天，其先太原人，後徙下邳（在今陝西省渭南縣境，邳，音「歸」），晚年好佛事，自稱香山居士，又號醉吟先生。白居易文章精切，作詩多用鄙俗俚語，清新平易，近於白話，為社會詩派之倡導者。

(4) 蘇長公：即蘇軾。

(5) 怫愉：抑鬱和歡樂。怫，音「服」。

(6) 警歛：音「慶慨」；喻言笑。警，低聲。

(7) 酬錯：交際應酬。錯，交互。

(8) 且：將近。

(9) 龍眠：龍眠山，在安徽省桐城縣西北三十里；以山中有二龍井故名。

(10) 步屨：步行。屨：音「謝」；木屐。

(11) 掩關：閉門。關，橫持門戶之木。

(12) 索居：離開眾人獨自散處一方。

(13) 渠：稱他人曰渠。

(14) 解嘲：自為解釋，以免他人嘲笑。

【講評】

零星的、片段的文字，價值應該不如系統的、全面的著作。其中道理很簡單，就在它們思想情感的蘊涵，豐儉淺深有所不同，好像一塊鐵與一噸鋼的區別一樣。短篇的作品，有如流星閃電，或者也能激發出絢爛的光芒，但是它畢竟只是人生的一小點，即便曾經綻放過熠熠神采，也不過是稍縱即逝，能在眼底留多少印象，在心田占多少空間？但是匯聚畢生著作的結集就不然，它們有如天上的日月光華，不管白天或晚上，都持續不斷的永照寰世，既給了我們光明，還給我們溫暖，較之單篇作品的影響，其差距真難以道里計。是以對於那些只會寶愛古人片語隻字，卻不懂得珍惜古人詩文集的人，圍翁也要搖頭直嘆「大惑」不解了。

詩文集是古人終身精神識見的總匯，集中的每一詩每一文，都可見其嘔心瀝血創作的心跡。他們把自己從小到老，為官任事，曾到過什麼地方，有什麼遊歷心得，不管是悲傷痛苦的也好，愉悅歡笑的也好；甚至自己的日常生活、飲食起居、言談笑貌、行為思慮、交友應酬等，無不鉅細靡遺的詳加記錄。這樣的記錄，完整的解釋了

人生的思想脈絡，清楚的交代了人生的心路歷程，它們的價值，不是要超過單篇的千萬倍嗎？

像白居易的《白氏長慶集》，今日可見的本子，就載有二千八百零六首詩，連其他文章合計三千六百三十三首（白氏自記則為三千八百四十首）；蘇軾的詩，根據《東坡全集》所錄，有二千五百九十二首；陸游的詩最多，除去散失和他自己刪掉的以外，現存九千三百多首。這麼豐富的作品，姑不論其文學價值如何，光就那股創作不輟的毅力，就足以叫人欽佩得五體投地了。

蘇軾的詩，氣象宏闊，鋪敘婉轉，意趣超妙；其特色在取材選詞不分雅俗。後人稱他「子美之後，一人而已」。有宋一朝，他的詩真的如日中天，光芒萬丈，掩過了同時所有其他詩人的光彩，直叫人不敢逼視。陸游是南宋詩人中之最傑出者，表面頹放，其實內裡最富感情；尤其愛國之心，至死不渝。梁啟超有詩讚他：「篇中十九從軍樂，千古男兒一放翁。」真是受之而無愧。

圍翁退居龍眠時，日則徜徉於松竹幽澗等自然美景之間，夜則遍遊於蘇、陸遺書之中，盡情與二位大家對話閒談，共其喜樂憂傷，是真瞭然古人詩文集之珍寶的人。

【原文之三】

時文以多作為主，則工拙自知，才思自出，谿逕（1）自熟，氣體（2）自純。讀文不必多，擇其精純條暢，有氣局（3）詞華者，多則百篇，少則六十篇，神明（4）與之渾化（5），始為有益。若貪多務博（6），過眼輒忘，及至作時，則彼此不相涉，落筆仍是故吾。所以思常窒而不靈，詞常窘而不裕，意常枯而不潤。記誦勞神，中無所得，則不熟不化（7）之病也。學者患此弊最多。故能得力於簡，則極是要訣。古人言「簡練以為揣摩」（8），最是立言之妙，勿忽而不察也。

【註解】

（1）谿逕：門道。谿，本作「蹊」。

（2）氣體：氣質。

（3）氣局：氣勢格局。

（4）神明：精神。

（5）渾化：完全溶入。

（6）務博：致力多學。

（7）不化：不能融會貫通。

（8）簡練以為揣摩：撮其精要作為揣度觀摩的對象；語出《戰國策》〈秦策〉。簡練，選而治之；揣摩，玩索而期得其真，以比合之。

【講評】

時文就是八股文，有很嚴格的出題和寫作規定，是明、清科舉的特殊考試方式；也叫作舉業、四書文、制義或者制藝。「舉業乃朝廷取士之具，三年開場大比，專視此為優劣。」對當時的讀書人而言，習作時文就相當於我們今日的聯考準備一樣。

圍翁說，想要作好時文，有兩個步驟得走。第一就是要多作；多作之後，文章好壞自然知道，遇到題目，思路自然暢通，作法自然嫻熟，作品自然純淨無瑕、氣質高潔。其次是精讀；選擇六十到百篇文意精純、條理通達、氣勢昌盛、格局端正、詞語

華美的時文，仔細研讀，必須讀到精神與它們完全結合融化，這樣自然能夠把握時文的精華，發揮時文的寫作方法與技巧，把時文作好。

其實增進時文寫作的能力，與一般文章練習的方法，也沒有什麼不同。歐陽修說過，為文有三多，看多、作多、商量多。「看多」是為取得寫作的資料，有了資料才好設計鋪排；這是充實內容的手段。「作多」是為了鍛鍊寫作的方法，方法操控得宜，才能把材料製作成賞心悅目的作品；這是美化形式的技巧。唯有形式與內容的緊密結合，文章才有達到完美境地的可能，這自然又非得一次又一次，自我的、或與他人的討論、商量、增修、潤飾和批改訂正不為功；也就是「商量多」。

看多作多商量多，早就成了作文練習的千古鐵則。至於圍翁說的「讀文不必多」，只是針對應付科舉考試的時文而言，畢竟那只是一時「取科名」的「工具」，對開拓真正的學問視野，幫助不大。不過，圍翁所提出的讀書三法：「精選」、「讀熟」、「善用」，倒很值得我們記取運用。「古人之書安可盡讀」，這是讀書必須精選的理由；讀了書而不能用等於沒有讀，徒然浪費寶貴的時間，這是讀書必須爛熟的理由；練習作文最好的方法，便是選擇前人作品中最精要的部分，揣摩研究、深入探討、反復演練、融會貫通，然後加以應用。這些方法，應該不僅僅是用來應付考試而已。

【原文之四】

凡物之殊異者，必有光華發越於外。況文章為榮世之業，士子進身之具乎？非有光彩，安能動人？闈中之文，得以數言概之，曰：理明詞暢，氣足機圓。要當知棘闈（1）之文，與窗稿房行書（2）不同之處。且南闈（3）之文，又與他省不同處。此則可以意會，難以言傳。惟平心下氣，細看南闈墨卷，將自得之。即最低下墨卷，彼亦自有得手（4），亦不可忽。此事最渺茫。古稱射蝨者，視蝨如車輪，然後一發而貫（5）。今能分別氣味截然不同，當庶幾矣。

【註解】

（1）棘闈：試院。舊日試院圍牆皆插棘，故稱棘闈。

（2）窗稿房行書：課堂習作及衙門通行公文。窗，攻學之所；房，衙門。

（3）南闈：明清科舉稱江南鄉試為南闈。

（4）得手：得心應手；即佳妙處。

（5）「古稱射蝨者」三句：意指學習各種物事，會因專注其上而使目標擴大，容易成功。語出《列子》〈湯問〉篇。

【講評】

闈中作文，有如我們今日的聯考作文，都是利用短暫的時間，就一個限定範圍的題目，讓考生作出規定樣式的文章，以判定他們的程度，作為錄取與否的依據。就分量而言，闈中作文比聯考作文還要沉重許多。今日的大學聯考，作文不過是六、七科當中一科的一部分，配給三十到四十分，僅占總成績的百分之六七；高中聯考作文配分稍多，也只占總分七百分裡的五十到六十，比數不及一成。相較於闈中作文的僅此一科，而且滿分配分，今日的聯考那能算是什麼「一試」定終身？

闈文是士子在限定的時地，接受考驗所產生的作品；也是他們能否榮世進身的判

定依據。是故在闈中作文，自然是人人使出渾身解數，個個全力以赴，以期爭取出線佳績。闈中作文當然與平常課堂的習作不同。課堂習作不限時間，寫後可以重復修改，寫作前後還有老師的評點指導和諮詢參考；闈中作文不但時間緊迫，氣氛緊張，沒有任何參考資料，而且環境陌生不適，加上同考者的競爭壓力，在在都可能使人演出失常。因此，事前的準備工夫必不可少；多多參考別人的闈內之作，是絕好的方法。闈內作品又以南闈的最佳，當是因為其時南省的學風較盛，南省的人才較眾，闈文的水準較高之故，以至連落榜的「最低下墨卷」，也有可供參考借鏡之處。

闈文也與衙門文書不同。衙門文書是應用文，著重在那個「用」字，需要的是通曉明白，至於其他，則不在注意之列。好的闈文，如同其他奇異珍稀的寶物一樣，都具有散放自然光澤的特性。好的闈文特色在「理明詞暢，氣足機圓」；就是文理明白，詞語順暢，氣勢完足，機巧圓熟。文理明白則氣勢自然完足，詞語順暢則機巧自然圓熟。氣勢完足，機巧圓熟，則自然光彩播散，楚楚動人。古代的闈中佳作是如此，今日的聯考作文也無非如此。

《列子》〈湯問〉篇記載：紀昌跟飛衛學射箭，飛衛拿長毛綁了蝨子掛在窗前，紀昌就南向瞪著蝨子看。十天之間，蝨子就像下水浸泡般的逐漸變大；三年之後，蝨子就漲得有如車輪；再看看旁的東西，也都已經大得如同山丘一般。於是紀昌拿燕國獸角製作的良弓，搭強勁小竹做的箭矢，一射貫穿蝨心，而懸毛卻毫髮無損。這個故事告訴我們，學習任何物事，專心一致與恆心毅力，都是通向成功的必經之路。學習作文又哪能特別例外呢？

【原文之五】

汝曹兄弟叔姪，自來歲正月為始，每三六九日一會，作文一篇，一月可得九篇。不疏不數（1），但不可間斷，不可草草塞責。一題入手，先講求書理（2）極透澈，然後布格遣詞，須語語有著落（3），勿作影響語（4），勿作艱澀（5）語，勿作累贅語，勿作雷同語。凡文中鮮亮出色之句，謂之調，調有高低；疏密相間，繁簡得宜處，謂之格；此等處最宜理會。深憫人讀時文，累千累百而不知理會，於身心毫無裨益。夫能理會，則數十篇百篇已足，焉用如此之多？不能理會，則讀數千篇，與不讀一字等。徒使精神曠亂（6），臨文捉筆，依舊茫然，不過胸中舊套應副（7），安有名理精論，佳詞妙句，奔匯於筆端乎？

所謂理會者，讀一篇則先看其一篇之格，再味其一股之格，出落（8）之次第，講題之發揮，前後豎義（9）之淺深，詞調之華美，誦之極其熟，味之極其精。有與此等相類之題，有不相類之題。如何推廣擴充？如此讀一篇有一篇之益，又何必多，又何必多乎？每見汝曹讀時文成帙（10），問之不能舉其詞，叩（11）之不能言其義；粗者不能，況其精者乎？自誑（12）乎，誑人乎？此絕不可解者，汝曹試靜思之，亦不可解也。以後當力除此等之習。讀文必期有用，不然寧可不讀。古人有言，讀生文不如翫（13）熟文。必以我之精神，包乎此一篇之外；以我之心思，入乎此一篇之中。噫嘻！此豈易言哉？

汝曹能如此用功，則筆下自然充裕，無補緝（14）、寒澀（15）、支離、冗泛、草率之態。汝每月寄所作九首來京，我看一會兩會，則汝曹之用心不用心，務外不務

外，瞭然矣。作文決不可使人代寫，此最是大家子弟陋習。寫文要工緻（16），不可錯落（17）塗抹，所關於色澤（18）不小也。汝曹不能面奉教言，每日展此一次，當有心會（19）。幼年當專攻舉業，以為立身根本。詩且不必作，或可偶一為之。至詩餘則斷不可作。余生平未嘗為此，亦不多看。蘇、辛尚有豪氣（20），餘則靡靡（21），焉可近也？

【註解】

（1）不疏不數：不多不少。數，音「朔」。

（2）書理：文理。

（3）著落：歸宿。

（4）影響語：空話，不切實際而沒有意義的話。

（5）艱澀：艱深。

（6）瞶亂：昏亂。瞶：音「愧」；目中無睛。

（7）應副：即應付。

（8）出落：出句與落句，本指詩的首句與末句；今借以代寫作全文之意。

（9）豎義：立義。

（10）成帙：形容其多。帙：音「至」；書套。

（11）叩：問。

（12）誑：音「狂」；欺騙。

（13）翫：同「玩」，音「萬」；習。

（14）補緝：同補葺；修補之意。

（15）寒澀：偏僻艱深。

（16）工緻：工巧細緻。

（17）錯落：參差不齊的樣子。

（18）色澤：指文章的光彩。

（19）心會：即會心；領悟之意。

（20）蘇、辛尚有豪氣：蘇、辛，即蘇東坡與辛棄疾。辛棄疾，字幼安，自號稼軒居士，宋歷城（今山東省濟南市）人。辛棄疾是南宋最偉大的愛國詩人，詩文俱工，詞作亦佳，為南宋一大宗派。豪氣，才氣縱橫。

（21）靡靡：音「米」；低級趣味。

【講評】

圍翁說，學習作文有要領：一是不荒疏，二是不頻數，三是不間斷，四是不敷衍。不荒疏就能保住成果，不頻數就能不覺壓力，不間斷就能養成習慣，不敷衍就能確有收穫。有這四者，作文終將循序漸進，直趨堂奧。習寫作文的方法：一要徹底認清題意，二要妥切遣詞布局。遣詞用字有門道：一是不講空頭語，二是不寫艱深字，三是不說囉唆話，四是不用抄襲辭；總之，要句句有歸宿，語語不落空。文中鮮亮出色的句子，叫作「調」；各段文意的安排，或者疏密相間，或者繁簡得宜，這叫作「格」。格調有高低，正是判定文章優劣好壞的標準，最值得我們注意。

選讀時文不必求多，多而不知「理會」，等於「不讀一字」，毫無意義。什麼是「理會」？就是懂得分析文章的形式與內容。以時文為例，讀一篇文章時，先看它全篇的「格」，再認它各段的「調」，然後辨它寫作的順序、題旨的發揮、立意的淺深和語言的華美，最後才將它讀得滾瓜爛熟，以便從中淬取精華。如此以後，不管碰到同類或不同類的題目，都能先在心裡有個準兒，或者據以推廣擴充，或者因之改弦易轍，寫出合乎要求的文章。這樣作雖然極耗精神氣力，一時之間無法多讀；但是每讀一篇必有讀一篇的好處，所以自然也就沒有多讀的必要。

圍翁說：「讀文必期有用，不然寧可不讀。」有的人讀時文，全不講究用處，儘管成千累百的狼吞虎嚥，篇篇皆如蜻蜓點水般，問他到底讀了些什麼，就連表面的語詞都弄不清楚，更不用談解析文章裡面的精義了。這種讀法，到底是欺瞞了別人，還是矇騙了自己？「讀書貴有新得，作文貴有新意」，讀書是作文的基礎工夫，只有讀好了書，才可望把作文寫好。如果讀書不能純熟運化，臨到作文時，只見眼前茫然、心中一片空白，只好因陋就簡，隨便找個舊套應付。如此陳陳相因，筆下便只有支離破碎的結構，冗長斷裂的文句，和空泛草率的文義，還提什麼寫出充裕的名理精論，和佳詞妙句呢？

圍翁說，讀書作文皆有戒：一、戒貪多務博，徒使精神昏亂；二、戒荒疏務外，以期日有進益；三、戒讀生不讀熟，讀時精神心思不灌注；四、戒習文倩他人代寫，這是世家子弟的大患。此外，寫文要工整、細緻，不可任易扭曲塗抹，這對文章整體的影響不小。

年輕時要全心求學，在「該讀」的領域以外，如作詩這一類中年以後的嗜好，應儘量避免碰觸；至於像詞這一類，除蘇東坡、辛棄疾等少數人的作品可讀外，大半為「不可讀」的東西，則千萬不能太早涉獵，以免遭累受害。

【原文之六】

讀書須明窗淨几，案頭不可多置書。讀文作文，皆須寧神靜氣，目光炯然（1）。出文於題之上，最忌墜入雲霧中，迷失出路。多讀文而不熟，如將（2）不練之兵，臨時全不得用，徒疲精勞神，與操空拳者無異。

作文以握管之人為大將，以精熟墨卷百篇為練兵，以雜讀時藝為散卒，以題為堅壘。若神明不爽朗，是大將先墜雲霧中，安能制勝？人人各有一種英華光氣，但須磨鍊始出。譬如一草一卉，苟深培厚壅（3），盡其分量，其花亦有可觀。而況於人乎？況於俊特之人乎？

天下有形之物，用則易匱（4）。惟人之才思氣力，不用則日減，用則日增。但做出自己聲光，如樹將發花時，神壯氣溢，覺與平時不同，則自然之機候（5）也。

讀書人獨宿，是第一義（6），試自己省察。館中獨宿時，漏下二鼓（7），滅燭就枕；待日出早起，夢境清明，神酣（8）氣暢。以之讀書則有益，以之作文必不潦草枯澀（9）。真所謂一日勝兩日也。

【註解】

（1）炯然：眼光銳利的樣子。炯，音「窘」。

（2）將：音「匠」；統率。

(3) 深培厚壅：深厚的培植壅護。培，以土壅護或補養。壅：音「永」；以肥料或土培植植物的根。

(4) 匱：乏，竭。

(5) 機候：適當的時間機會。

(6) 義：正理。

(7) 漏下二鼓：時到二更。漏，即更漏；古時視漏刻以傳更，謂之更漏。

(8) 酣：充暢痛快。

(9) 枯澀：枯燥無味。

【講評】

從表面看，讀書好像全是手眼的工夫，實則心領神會才最重要。從古人的「讀書有三到：眼到、口到、心到」，經過胡適先生的四到，到今人所講的五到，「心到」一直都是讀書方法的中心。因為沒有「心」，眼耳手口將毫無運作的憑藉，根本就留不住任何絲毫的痕跡。心靈最喜的是單純寧靜，最忌的是駁雜喧鬧。所謂三心兩意者，左手畫圓，右手畫方，結果是既畫不成圓，也畫不成方。用心不專，為人處世必不真，待人接物必不信，交友任事必不忠，讀書作文必無成。所以讀書作文的第一要務是：獨宿清心、寧神靜氣。窗明几淨的外在環境，可以澄定內在的心境；心境的澄定，足以提升讀書的效率，助長文思的拓展，絕對只有百益而無一害。

作文若要好，讀書不可少。多讀文章，本是增進行文能力的好事，但前提是：必須讀熟。讀文而不熟，圍翁好有一比，「如將不練之兵，臨時全不得用，徒疲精勞神，與操空拳者無異」！空拳打得再多，即使虎虎生風，畢竟不著邊際，徒勞無功而已。

如果把作文比成打仗，作者便是統領指揮的大將，胸中爛熟的百篇範文，是訓練精良的主力，參看時人的新作，算是散兵游擊，攻擊的目標是題目。臨題神昏意晦，認不清題意，辨不明要旨，是大將先跌入了雲霧之中，連東西南北都分不出，怎麼有辦法克敵制勝？

每個人都有讀書作文的潛力，只是必先經過一番磨鍊，盡自己的力量發揮，就有水落石出的可能。就好比花草樹木，只須經過細心栽培，也都可以成長、開花和結果。一般人盡一般的努力，可得一般的成績；如盡更大的努力，可有更大的成績。特別優秀的人，稍作努力，便有不錯的成績；更加努力，成績更佳；如果非常努力，那麼他的成就將是非常的驚人。

天底下大多數的東西，都是越用所剩越少；但是時間、精神、體力、才華、智慧這些東西，卻正好相反。尤其是年輕時代的才華和智慧，不僅是越用越多，而且增加的速度與質量，與人生的其他階段相比，是既快又好。青少年時期，就像即將開花的樹木枝幹，特別顯得強壯有生氣。這些都是上天自然的厚賜，我們豈可輕易的浪費和辜負？

練字體

【原文之一】

楷書如坐如立，行書如行，草書如奔。人之形貌雖不同，然未有傾斜跛側為佳者。故作楷書，以端莊嚴肅為尚；然須去矜束拘迫之態，而有雍容（1）和愉之象。斯

晉書之所獨擅也。分行布白（2），取乎勻淨；然亦以自然為妙。《樂毅論》（3）如端人雅士（4），《黃庭經》（5）如碧落（6）仙人，《東方朔像贊》（7）如古賢前哲，《曹娥碑》（8）有孝女婉順之容，《洛神賦》（9）有淑姿纖麗之態。蓋各象其文以為體，要有骨有肉。一行之間，自相顧盼，如樹木之枝葉扶疏，而彼此相讓；如流水之淪漪（10）雜見，而先後相承：未有偏斜傾側，各不相顧。絕無神彩步武（11），連絡映帶（12），而可稱佳書者。細玩《蘭亭》（13），委蛇（14）生動，千古如新；董文敏（15）書，大小疏密，於尋行數墨（16）之際最有趣。致學者當於此參之。

【註解】

（1）雍容：有威儀。

（2）布白：布局留白。

（3）樂毅論：三國魏夏侯玄作；小楷法帖，晉王羲之書。

（4）端人雅士：正人君子。

（5）黃庭經：道教經名，講道家養生修煉之道，稱脾臟為中央黃庭，於五臟中特重脾土，故名黃庭經；小楷法帖，相傳為王羲之所書。

（6）碧落：天空。

（7）東方朔像贊：又名《東方朔畫像贊》，法帖，唐顏真卿楷書；一說晉王羲之書。東方朔，漢厭次人，字曼倩，長於文辭，喜詼諧滑稽；像贊，畫像上的贊語。

（8）曹娥碑：原為東漢上虞縣令度尚，為孝女曹娥寫的誄詞，稱《度尚曹娥誄詞》，簡稱《曹娥誄詞》。法帖，亦王羲之書。

（9）洛神賦：曹植作。小楷法帖，有晉王獻之書十三行殘本與元趙孟頫書兩種。

（10）淪漪：水之波紋。漪，音「衣」。

（11）神彩步武：跟隨他人的神韻色彩。

（12）連絡映帶：拖泥帶水之意。

（13）蘭亭：蘭亭帖，晉王羲之所書之詩序，凡二十八行，三二四字；有重者皆構別體，遒媚勁健，歷代所無。

（14）委蛇：音「威宜」；蜿蜒的樣子。

（15）董文敏：董其昌，字元宰，明華亭人，卒謚文敏。此人詩文俱佳，書法卓然成家。

（16）尋行數墨：探求字裡行間的書寫與布局。尋，探索；數，計算。

【講評】

「練字」不同於「鍊字」。作文時推敲用字以求工穩叫「鍊字」；「練字」則是練習寫字的意思。「練字」在今天有硬筆毛筆之分，在古代則無。民國以前，讀書人的唯一出路，是參加科舉考試，參加考試的方法是作文，毛筆便是作文唯一的書寫工具（直至大學聯考的初期，毛筆依然是作文的指定工具）。讀書、作文、寫字，是科舉考試的三要件，缺一不可。「練字」因此成了古代士子的必修科目，稱作「書法」。

學習書法，首先就是要認識書法。第一、各種書體都各有其不同樣貌。例如楷書的樣子，有如人端正坐著或站著；行書如同人的行走；草書就像人奔跑起來的樣子。一般說起來，應試使用行草的時候極少，為了給閱卷者留個好印象，考生通常都以工

筆楷書寫作。楷書既有如人之端坐正立，自然以端莊嚴肅為佳，但又不宜太過端莊嚴肅，以免刻板呆滯。晉人書法最擅長的，就是在端莊嚴肅之中，不但沒有拘束緊迫之感，反而有從容寬和之象，最值得我們學習效法。

第二、書法字體要符合作文的精神旨趣。初學書法，自然是以書體形態的臨仿為主，漸次演練純熟，以達自創一家體勢之境。就書**書法，這倒也是不錯；但是如果確認書法還能有彰顯文章之用，那我們便不得不贊同圍翁的這種說法了。他說，學《樂毅論》，就要學到有如樂毅般正人君子的神采；學《黃庭經》，就要學到寫得有如天上仙人一般的飄逸；學《東方朔像贊》，就要學到寫出古聖先賢的道德風範；學《曹娥碑》，就要有孝女婉順的容貌；學《洛神賦》，就要有淑女的美麗姿態。這樣書體與文意結合，才是書法藝術的最高境界。

第三、分行布局是展示書藝之美的因素，不可等閒。簡括而言，分行布局的要領在勻、淨兩字。推廣而言，行與行之間，要求如樹木之雖然枝繁葉茂，卻仍各擁舒展空間，互不妨礙；字與字之間，也要如同流水的波紋般，雖不相連，卻氣脈彼此相承相接。

總之：學習書法，自認識書法起；認識書法，可以晉人書法為開端。在行文書寫的婉轉流暢上，《蘭亭帖》值得細品；在字體結構的安排布局上，董其昌的作品可以詳參。

【原文之二】

學字當專一：擇古人佳帖，或時人墨跡，與己筆路相近者，專心學之。若朝更夕改，見異而遷，鮮有得成者。楷書如端坐，須莊嚴寬裕，而神彩自然掩映（1）。若體格不勻淨（2），而遽講（3）流動，失其本矣。

汝小字可學《樂毅論》。前見所寫《樂志論》，大有進步，今當一心臨仿之。每日明窗淨几，筆精墨良，以白奏本紙（4）臨四五百字。亦不須太多，但工夫不可間斷。紙畫烏絲格（5）；古人最重分行布白，故以整齊勻淨為要。學字忌飛動草率，大小不勻，而妄言奇古磊落（6），終無進步矣。

行書亦宜專心一家。趙松雪（7）佩玉垂紳（8），丰神清貴，而其原本則《聖教序》（9）；《蘭亭》猶見晉人風度，不可訾議（10）之也。汝作聯字（11），亦頗有豐秀之致。今專學松雪，亦可望其有進，但不可任意變遷耳。

【註解】

（1）掩映：隱約映照；即逐漸顯現之意。

（2）體格不勻淨：格式不夠整齊乾淨。

（3）遽講：匆忙講求。遽，音「具」。

（4）奏本紙：臣民具疏上奏朝廷時所用的紙。

（5）烏絲格：黑線畫的格子。

（6）奇古磊落：奇特古異錯雜。

（7）趙松雪：趙孟頫，元人，字子昂，號松雪道人；善書法，篆籀分隸真行草書，無不冠絕古今。

（8）佩玉垂紳：原是任官者的裝飾；形容趙松雪書法的高貴莊重。

(9) 聖教序：唐碑，為太宗述玄奘法師至西域求經譯布中夏事，末附玄奘所譯心經；有褚遂良楷體，及集王羲之字草書兩種。

(10) 訾議：詆毀批評。訾，音「紫」。

(11) 聯字：楹聯，對聯。

【講評】

作文是發表的方式之一。為了溝通事理、傳達感情、記述經驗，我們都必須學習發表。發表的方法，不是用口說，就是用筆寫。筆寫的就稱為作文。作文的工具，今人多用硬筆，古人卻只有毛筆一種。所以，就古代的讀書人而言，書法不是藝術品，寫毛筆字也稱不上是休閒；就跟今天莘莘學子的寫字一樣，是一門扎扎實實的功課，也是必須好好磨鍊的「工夫」。

今天我們的「寫字」課程，從國小一年級排起；古時候也幾乎從開始「讀書」時就有。學習寫字跟讀書、作文一樣，都是要專心。專心學字的第一步，就是選擇一種跟自己筆路相近的書體，或為古代的名帖，或是近人的佳作，專心臨仿學習。什麼是跟自己筆路相近的書體？就是自己看了喜歡，自信可以學習得來的字樣。通常是得從正楷開始。因為正楷不僅是應考之所須，也是練習一切書體的基礎；有如畫畫裡的素描，音樂裡的視唱一般。正楷的特色是端莊、嚴肅、寬裕，有如祭祀行禮時恭敬的坐態或立姿。必須正楷學習妥切，才可談及其他如急走奔跑的行書草書等。今有許多青年學生，或者不懂，或者偷懶，還沒好好的寫幾天楷書，就想學狂草、寫甲骨，總以為反正筆畫就是一團亂，誰還分得出什麼是什麼。殊不知書法的工巧，全在筆力、間架和氣勢，都得經由長時間的磨鍊積累始出；尤其分行布局的工夫，更不可能在一朝一夕之中得到。

學會一種書體，不見得就會另一種書體；但是學會了一家，通常很快就能學會另一家。所謂「一家通，百家通」。圍翁要他的子弟晚輩，楷書選《樂毅論》，行書選元人趙孟頫的作品。因為趙孟頫書法的高貴莊重、秀潤妍麗、從容嫺雅，都是從唐《聖教序》碑和晉《蘭亭序》帖中，得其真傳而來，算得上都是王羲之一家師法了。這一點值得我們參考。

圍翁置身科舉時代，一心想望他的後人讀書仕進，在讀書作文方法上，殷切叮囑，幾近嘮叨；在學字一項，也儘說與考試有關的小楷。《樂毅論》、《黃庭經》、《東方朔像贊》、《曹娥碑》、《洛神賦》等等，全是小楷。今天我們學習書法藝術，這層束縛倒是首先要去除的。